

請到陸羽茶室等我

在那裏，舒淇也邂逅到自己的故事。一個男孩對她說：「你現在忙嗎？有時間嗎？我可以帶你去一個地方嗎？」他們從陸羽茶室的對面正邦大廈往左拐，一起往上行。茶室裏邂逅到的男生告訴她，士丹利街有一百多年歷史了，過去住的大多是鴉片批發商。砵甸午街，是香港最古老的街道，曾經住着很多縫紉和賣假髮的小販。往下走，就到了香港著名的美食店：麥奕雲吞麵世家。繼續下山，有全世界最長的扶手電梯，然後會走到一間古老的中藥店：春回堂藥行。藥行裏會看到店員在抓藥，店後方，有醫師給人把脈。櫃檯對面的街上有張桌子，放着三種涼茶，有主治傷風的五花茶、增強免疫力的廿四味苦茶，還有對治療失眠有效的參茶。喝一杯涼茶，繼續出發。

走到荷李活道，會看到美麗的樹榕盤纏在古老的石牆上，這些樹大多有一百歲了。

走進文武廟，你可以寫上願望和名字，把字條掛在一圈一圈的香下邊。然後要一個竹籤筒，跪在神明面前，默念心中想問的問題，輕搖竹籤筒，將掉下的第一根竹籤，拿去找解籤人。之後重新回到荷李活道，繼續漫步，走過蘇豪區的古董貓街市場，走過一間精油商店，再走進一間店面大紅色的茶館，在茶館裏你能感受到時光倒流。店主會用毛筆記帳，店裏只賣一種源吉林甘和茶，味道甘苦，清熱解毒。

一個小時，六個音頻，串起了一個故事。在最後一個音頻裏，舒淇說：「每次我回到香港，如果有時間，又感到寂寞，我便會沿着他帶我走過的路，再走一遍。」十年了，我至今還沒有走過這條路。在這個與《南國之舞》猝然重逢的早晨，我對自己說，等疫情過去，再去一趟香港吧，走一遍舒淇介紹的這條路。

魚雁憑誰千里送

一個郵筒，已經可以是感情的寄託了，更何况是一座郵政局呢？

郵政局離我家僅一箭之地，寄掛號信、買郵票等都方便極了。買房子時沒考慮郵遞這配套，可是住下來才領會到郵局為鄰的好處，這好比格外一份花紅了。

電子郵件、自動轉帳等的確減少了紙張郵遞，然而平日郵局也不冷清，在新冠肺炎籠罩時，許多地方悄然空寂，郵局卻門限為穿。職員門外把守，先用體溫探測器在客人額頭一照，這動作像無形的關卡，不讓病毒入侵。然而絡繹於郵局，門外門內的，偏偏多是為了病毒而來。

春節前後，香港疫情嚴峻，市場口壘奇缺，海外親友忙四處張羅，把口罩寄來。後來形勢逆轉，郵局便常常排着人龍，多半是把一盒盒口罩，萬里關山寄去。口罩輕輕薄薄的，載着的感情和意義太重了，裏頭有焦慮、叮囑、關顧、祝願……疫情瀰漫，有什麼比口罩更重要更急切呢？這總教我想起冰心那首小詩——《紙船》。

郵局設備簡潔實用，恰到好處。桌面窄長，嵌在牆上，還提供了原子筆、繩子、膠紙、剪刀，解決了好多問題。櫃位一排，分類清晰。陳列櫃裏除了新郵票、首日封外，另一邊更陳列了郵寄包裹用的紙皮箱、有泡泡軟墊的信封套，價錢甚至比書局相宜一些，然而最難得是職員服務的態度。

有兩次郵寄包裹，所享到的優質服務，真值得記下來。把書寄給故人，先用泡泡膠膠護着，放紙皮箱，再以膠紙封箱，一副固若金湯的姿態。以海運



HK人與事 黃秀蓮

平郵來寄，以為郵費有限，豈料貴得咋舌。職員解釋說包裹超過兩千克一點點了，這就很貴，建議我取出一些東西，讓重量減到剛剛兩千克，郵費便相宜許多。記着以後過磅之後才封口。對呀，把郵包又封又拆，不止折騰。郵包表面留下撕開痕跡，也會惹人疑竇。職員一番提醒，非常受用，若是滿腦子事不關己的思想，就懶得指點了。

最近一次更感動。要把藥寄往廣州，以為私營速遞公司較方便，怎知這公司不肯運藥。往郵局辦理速遞，職員說疫情阻隔了交通，速遞也要兩三星期。填寫地址時發覺不知道郵政編號，一時心存僥幸，漏空了這一欄，以為地址準確就夠了。離開郵局不到半小時，朋友來電，說沒有郵政編號會更慢一些。這回我大意輕率，忙趕回郵局，想補上資料。向剛才接洽的職員說明一切，他掃描了單據，馬上去把郵包找回來，豈料半小時前才寄的藥，已經登上郵政專車了。真是名副其實的速遞。

那怎麼辦呢？職員不慌不忙，叫我填表格，並附短信，說明原委，請速遞組代為填寫，然後由他馬上傳真速遞組。給人麻煩，我兩次致歉。職員卻安慰說：「不要緊，這種事常常有的。」

我滿懷感謝離開，沒想到兩天之後，藥物已經直達廣州朋友手裏，此時此刻，疫情令交通不比從前，但高效率未變。

郵政局，靜而能動，儼然古代驛站。杜甫詩「竹批雙耳峻，風入四蹄輕。所向無空闊，真堪托死生。」飛馬傳書，大概是這樣了。



如是我見 陸小鹿

晨醒，躺在床上收聽雲音樂的每日推薦歌曲。偶然聽到《南國之舞》，心頭一熱，往事汨汨，默念起香港，好久不見，甚是想念。

十年前，聽過舒淇的音頻故事：聲音漫行之香港。「請到陸羽茶室等我，地址是中環士丹利街二十四至二十六號，我會在那裏等你。你一定要選擇坐在一樓，試試在右邊挑一張桌子，有鏡子和木椅的那種廂座，坐在那幅水墨畫下面。」在《南國之舞》的背景樂中，舒淇用慵懶迷人而有磁性的聲音，為大家鋪展開一幅暖色調的音頻畫卷，引領大家走進一段歷史與現實交替的香港。

陸羽茶室裏有很多鏡子，叫一杯龍井茶，一席茶水功夫，便可以窺視身邊幾個故事



流動空間 方元

歷史經常在意想不到的時候「閃回」，啟發我們反思，讓我們溫故知新。最近偶然讀到梁思成一篇舊作時，就是這個感覺。

這篇文章發表於一九三五年，當時梁思成年僅三十四，風華正茂。文章觀點鮮明，筆鋒犀利，行文風格與他中年以後寫的文章很不同。雖然這是一篇舊文，但讓我對梁思成的思想有了新的認識。

關於此文的基本背景，我在《梁思成與大公報》一文做過介紹。簡單地說，它是梁思成為《建築設計參考圖集》（簡稱《圖集》）寫的序言。其實，在序言中只有很小部分是介紹《圖集》的內容，而大部分是梁思成講他對現代中國建築的看法。可能因為擔心人們把《圖集》看作是單純的工具參考書，而忽略了序言的重要性，所以他特地把它發表在《大公報》上。

《圖集》是梁思成在中國營造學社時，與助手劉致平合著的一套叢書。北京的中國營造學社是梁思成攀登學術高峰的一個重要台階。一九三一年至三七年，他在學社擔任「法式組」主任，研究整理中國古建築的法式法則。這六年，梁思成在中國古建築研究上深耕細作，做了大量的實地調查和測繪，發現了唐、遼時期的古建築。他邊做邊總結，在學社的期刊上發表了二十多篇考古論文，整理編寫了《營造算例》、《清式營造則例》等考古文獻。

《圖集》亦是此時期的一個研究成果。但與梁思成其他論文不同的是，它不是考古，而是為現代新建築提供設計參考資料。如果我們注意到出版時的歷史背景，就會明白它的現實意義：一九二五年，國民政府為南京中山陵徵集設計方案，並指定要採用中國傳統的古典建築形式，把它作為民國中央政府遷都南京的定鼎之作。中選方案是呂彥直設計的中式風格的現代建築。因其外貌具有明清皇家宮殿的特徵，因此被稱作「宮殿式」建築。

這種具有強烈民族風格的建築形象，正好應和了當時不斷高漲的民族主義運動，因而受到政府和社會各階層的歡迎。繼而在一九二九年，民國政府在為南京制定的《首都計劃》中明確要求：「政治區之建築物，宜盡量採用中國固有之形式，凡古代宮殿之優點，務當一一施用。」

政府的公文等於將中國古典式的建築賦予了官方的地位。自此，南京、上海、

遇見青年梁思成



青年梁思成對「宮殿式」大屋頂建築有獨到見解 作者供图

廣州、北京等各大城市開始興建「宮殿式」大屋頂建築。這就是史稱的「中國文藝復興運動」。中山陵被視為運動的開山之作、典範之作。

所謂「中國文藝復興」實際上是古典主義復興，因此建築師需要具備扎實的中國古建築知識。然而，由於當時的建築師接受的是歐美體系的教育，缺乏中國建築的知識，因而他們亟需速成的、工具性的設計參考書。

正是這種社會需求，促成了梁思成和劉致平編輯出版了《圖集》。他們對古建築的各個部分做了分門別類和簡要說明，從一九三五年至三七年，共編輯了十集。

梁思成並不甘心《圖集》只是用作供人臨摹的「碑帖」，而是希望它能成為指導方向的「航海圖」。正如他在序中所說：「我覺得我們這許多材料，好比是測量好的海道地圖，可以幫助創造的建築師們，定他們的航線。」

當時中國建築的主航線是復古主義的「宮殿式」建築。但梁思成對它的兩位領航員——中國建築師呂彥直和美國建築師茂飛（Henry Murphy）提出了尖銳的批評。呂彥直一九一八年畢業於美國康奈爾大學，屬於留美歸國的第一代建築師。由於他曾任茂飛的建築事務所工作，因此人們常把他的設計與茂飛的建築做比較。一九二九年，呂彥直因勞累過度而病逝。為表彰他的成就和貢獻，政府特在中山陵園內為他立碑塑像。

茂飛雖然是美國人，但他在中國建築界有很大的影響力，而且深受民國政府的賞識和器重。在「中國建築文藝復興運動」中，他是一個積極的倡導者和實踐者。他設計了南京金陵女子大學（一九二三年）和北京燕京大學（一九二六年）等多座中國古典風格的建築。他的觀點和設計作品頗受政府及社會各界的歡迎及認同。

在《圖集》的序言中，梁思成點名批評了呂彥直，說他在設計中山陵時，「對

於中國舊法，無論在布局、架構，或詳部上，實在缺乏了解，以致在權衡比例上有種種顯著的錯誤。」

對於茂飛，梁思成雖然沒有指名道姓，但點名批評他設計的燕京大學。他認為外籍建築師設計的這些「中國式新建築」有一個「通病」，都是「對於中國建築權衡結構缺乏基本認識」。梁思成批評他們只注重摹仿外形，「而不顧中外結構之異同處，所採用的四角翹起的中國式屋頂，勉強生硬地加在一座洋樓上」。

梁思成如此痛批中山陵和燕京大學的設計，這是否意味著他反對「宮殿式」建築？我們大概不能這麼下結論，因為就在梁思成批評它們的同一年，他正參與設計南京博物院——那是一座十足的「宮殿式」復古建築。

其實，梁思成並非反對，而是認為外國建築師和「先輩留學建築師」做得不夠好，對中國建築「結構上的美德及真正的藝術上成功」缺乏了解。因此，他勸勉中國建築師：「不要再走外國人摹仿中國式樣的路；應該認真地研究了解中國建築的架構，組織，及各部做法權衡等，始不至落抄襲外表皮毛之議。」

從理論上說，他的觀點是對的。但以當年的實際情況來看，青年梁思成可能有些急躁。中山陵是現代中國建築師第一次主持大型的紀念性工程，因此摹仿和學習前人的經驗是必然的。

任何創新都是從摹仿開始的。從摹仿到創新的過程有時需要很長的時間。即使在二十一世紀，中國建築師仍在摹仿外國建築師的設計。假如今天遇見青年梁思成，我相信他仍然會說：

「希望的是我們的新建築家『溫故而知新』，借此增加他們對於中國舊建築的智識，使他們對於中國建築的結構法有個根本的、整個的了解，因而增加或喚起他們的創造力，在中國建築史上開一個新紀元。」

每朵烏雲都鑲有金邊

煩亂。讀此書時，真是感同身受，因為我們此時正面臨着一場瘟疫，雖然瘟疫類型不同，然而在災難面前的感受相同。從《十日談》裏我得知，中世紀發生過一場大瘟疫，自中亞起源，後蔓延至歐洲，傳染源也是老鼠，這場瘟疫就是令人聞之失色的黑死病。讀《花冠病毒》，畢淑敏說讀此書有一個小小用處，倘如某一天你遭逢瘟疫生死相搏，或許你有可能活下來。這句話我很受用。

三月份，讀完川端康成的《千隻鶴》、斯派克思的《筆記本》，以及麥卡勒斯的《傷心咖啡館之歌》。讀後有深深的滿足感。於《千隻鶴》裏，再度體悟到川端筆下的纖細、柔和和悲哀。斯派克思是「純愛小說暢

銷天王」，《筆記本》中穿插了不少詩歌，為愛情故事貼上浪漫的符號。浮躁的時代，還有多少人讀詩？喜歡描寫孤獨的麥卡勒斯，不出所料，一本《傷心咖啡館之歌》，充斥濃郁的孤獨之感。孤獨與愛是同樣永恆的主題，而讀書，恰可以治愈孤獨。四月，春暖花開，內地疫情漸趨良勢。我開始留意起路邊的花朵。拿着手機，一路走，一路拍，用植物APP來辨別花名。有限的幾個空間，樓下社區，家至公司的兩點一線，竟然，拍到五十一種花。

一場疫情，讓我讀完了幾本想讀的書，還培養出一個新愛好，也算是意外收穫吧。西方不是有諺語：每朵烏雲都鑲有金邊。

看病

這個叫李大志的青年人，看了小姨一眼，很禮貌地問外公外婆，病人在哪裏。

我未來的小姨父，就以這種方式，第一次登門。在此之前，小姨甚至對所有的家人，都沒提過這個人。據說這時，他已經追求了我小姨一整年。

外公愣一愣，說，小同志，你跟我來。

李大志看到了芒果，有點驚奇。因為小姨跟他說的是，家裏有「人」得了急症。他是很忐忑的，因為這大晚上的，並沒有去醫院，而找上了他，必然是有什麼特別的原因。畢竟，他只是一年輕的廠醫，剛剛從學校畢業。

現在，他更忐忑了，因為他從來沒有給動物看病的經驗，實習時也沒有過。相反，其實他有點怕貓。因為他的鼻敏感，他對所有帶毛的動物，一向敬而遠之。但此時，他唯有硬着頭皮上了。

小姨對他表現出的猶豫，有點不耐煩，說，你到底會不會看啊。

他趕緊笑笑，說，沒問題。

他一邊打開了醫療箱，從裏面拿出了壓舌板，將手靠近芒果。芒果聞到了生人的氣味，立即張開眼睛，戒備地看了李大志一眼，喉頭發出「咕嚕嚕」的聲音。

小姨問，你在幹什麼。

看……看看舌苔。李大志勇敢地把手又往前伸了伸。但是，芒果忽然咬住了壓舌板，不肯鬆開。李大志臉憋得通紅，使勁地想要抽出手來。但病中的芒果，仍然表現出了驚人的咬合力。

外公於是拍拍芒果的腦袋，說，芒果，要知好歹啊。這是李大志，給你看病呢。



人生在線 葛亮

芒果真的就將嘴巴張開了。但是，牠並不想讓李大志看牠的舌苔，將頭偏到了一邊去。

李大志有點不知所措，就問外公，病……病人，之前有什麼症狀。

外公就對他說了。李大志沉吟了一下，點點頭，說，我給他聽一聽吧。

李大志從醫療箱裏拿出了一個聽診器。他戴上了聽筒，一面將那金屬的聽頭，放在自己的手裏攥着，攥了好一會兒。

小姨催促他，你怎麼還不聽哦。

李大志嘟囔一下，說，就好了。有點涼，唔……唔一唔。

誰也沒注意到，小姨的眼裏，這時忽然閃過的一絲柔情。

接下來，就出現了令我至今記憶猶新的一幕。外公抱着芒果，小姨把住牠的腿，讓牠不要掙扎。李大志將聽診器小心翼翼地放在牠肚皮上移動，神情嚴肅鄭重。

過了一會兒，李大志將聽診器拿下來，說，嗯，肺部有雜音啊。應該是淋雨感冒了，輕度肺炎。也影響了腸胃。我給他開點藥吧。

李大志認真地寫着藥方，一邊說，這個，一天兩次，要飯後吃，溫水送服。

小姨說，啊，怎麼給芒果溫水送服？

李大志又開了個大紅臉。他說，對……對啊。怎麼辦。

外公忙出來打圓場，說，不礙事。我把藥搗碎了，拌在貓飯裏給牠吃。

芒果吃着李大志的藥，在全家人的照料下漸漸好起來了。不只是胃口還不太行，吃兩口飯就不吃了。

（《貓的故事》之五，標題為編者所加）



自由談 尹畫

疫情初期，因對傳染病了解甚少，我讀了幾本有關瘟疫方面的書：毛姆的《面紗》、卡繆的《鼠疫》、薄伽丘的《十日談》，還有畢淑敏的《花冠病毒》。

在《面紗》裏，了解到一種急性腹瀉性傳染病：霍亂。這種病是因攝入的食物或水受到病菌污染而發病，故千萬不要吃沒煮熟的東西。《鼠疫》裏提到另外一種傳染病：鼠疫。這是種烈性傳染病，在人類歷史上有過多次大流行。染病的人痛苦不堪，沒染病的人心